

摘要 通过长期的交往,唐蕃之间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不断增强,大大增进了汉藏两族人民的友谊。唐蕃经济文化交流主要有两个渠道,即官方与民间,本文旨在重点讨论唐蕃之间官方的经济文化交流情况。

关键词 唐蕃关系 官方 经济文化交流

论唐蕃之间官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 胡成霞

唐蕃之间自贞观八年(634年)建立联系以来,在200多年的相互交往中虽然时战时和,但并没有阻断彼此的经济文化交流。文成公主和亲,唐蕃之间使臣往来不断,大大加强了汉藏两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唐中宗时金城公主又出嫁吐蕃,进一步促进了唐蕃之间的相互交往,汉藏两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长期的友好往来在汉藏两族人民之间架起一座友谊黄金桥,这就是从唐都长安出发,经过今甘肃、青海,连接吐蕃都城拉萨的驿道,我们一般称之为“唐蕃古道”。唐蕃古道上不仅留下了唐朝两位和亲吐蕃公主的足印,而且唐蕃使臣往来频繁,这些活动无疑都促进了汉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一、和亲

唐蕃之间的重要交往活动之一是和亲。从文成公主与金城公主和亲吐蕃的情况来看,唐蕃之间的和亲应该说不仅仅是一项政治活动,同时也是一项经济文化的交流活动。

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许文成公主入蕃嫁予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文成公主除带去了丰富的嫁妆,还带去了大批工匠和农作物种子,为唐蕃经济文化的交流打开了大门。正如文成公主自称的“世间诸工匠,妆饰与烹饪。耕稼纺织等,技艺亦相敌。”她在另一首诗中又写道:“弱女适异国,送来觉卧像。送来占星学,送来宝锦锻。乳使在变酪,酪使在变酥。酸酪在变膏,种桑在缣丝。植竹在索陶,植土在陶器。水磨在设置,并带蔓菁种。”景龙四年(710年),唐中宗又送金城公主入蕃和亲,金城公主入蕃时同样携带有大批的工技书籍和杂伎诸工、数万匹锦缎以及宫廷所用各种器具和龟兹乐等。两位公主入蕃对汉藏经济文化的交流影响是多方面的。唐代诗人陈陶在《陇西行》中写道:“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

首先两位公主和亲带去了对吐蕃生活影响深远的佛教和儒学。吐蕃原本信仰苯教,松赞干布分别从尼泊尔和汉地迎娶了尺尊公主和文成公主,佛教开始由印度和汉地传入吐蕃,这对吐蕃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深远的。文成公主入蕃时携带了一尊释迦牟尼佛像和大量佛经。金城公主入蕃后不仅将文成公主带

去的佛像供奉于大昭寺,组织人员翻译佛经,还成功地说服赞普接受从西域逃来的僧人,为他们修建寺院。吐蕃的统治者对汉地的儒学也心向往之,文成公主入蕃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渐慕华风,派贵族子弟入唐国学习《诗》《书》,请中原识文之人典其表疏。^[1]金城公主入蕃后又代向唐要《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由唐传到吐蕃的经书最早翻译成藏文的是《周易》,吐蕃称《易经》为《博唐》,意即《唐易》。翻译时对八卦一词采用音译,至今沿用。吐蕃还流行着伏羲、文王、周公和孔子编撰的《易经》故事,许多翻译的佛经也同时礼赞孔子,称孔子为化身王,说孔子是个“具有神变的王者”。^[2]中宗专门颁布《准蕃人读书国子学敕》中规定:“吐蕃王及可汗子孙,欲习学经业,宜附国子学读。”这些活动都无疑大大促进了唐蕃之间思想文化的交流。

两位公主入藏也为汉藏医学的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大批中医医书,被编译成《医学大全》。^[3]金城公主入藏时,带去大量伎工和各种著作。桑吉嘉珠的《藏医史》记载:其中国医学著作经过汉族医僧马哈金达、甲楚卡更和藏族琼布孜孜、琼布顿珠、觉拉门巴等多人合作,共同编译成藏文。后来,汉族医僧摩柯衍和藏族著名译师昆卢遮那综合成《月王药诊》。这是藏族现存最古的一部医书。尽管对于这部医学著作的来历存在争议,但是两位公主入藏带去大量医书,并对汉藏医学的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吐蕃的天文历法与汉地的天文历法关系密切。据《汉藏史集》记载,早在朗日伦赞时,就由汉地传入历算六十甲子,这是吐蕃最早的历算。为发展吐蕃历算作出卓越贡献的首推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文成公主入蕃时,带去了《博唐八十数理》、《五行珍宝包罗》、《密意根本之精》、《珍宝之堆》、《主干综述》等多部历算经典。《汉藏史集》载“占卜历算之书六十种”,《贤者喜宴》载“八十七部占筮历算法”。据说文成公主本人就精于占卜,《西藏王臣记》、《王统世系明鉴》等著作中还记载着在逻些填湖建造大昭寺时,曾请文成公主占卜择地动土。金城公主入蕃后,将以《算学七续圣典》、《八支》为重点的关于五曜、八卦、九宫、



七曜和二十八恒星等多种算法解释为藏文。在兴建桑耶寺时,金城公主派人邀请名叫森孜的汉地算学家入蕃,讲述算学和观察地理的学理。^[4]

两位公主入藏为促进唐蕃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她们还为吐蕃大量引入唐朝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吐蕃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藏族传说种植青稞、小麦、豌豆及使用水磨、养羊,以及造屋、织氍毹(用羊毛织粗呢)等的技术,都是文成公主及金城公主带去的大批工匠传给吐蕃的。唐朝的冶金、农具制造、纺织、建筑、制陶、碾米、酿酒、造纸等技术进一步传入吐蕃。吐蕃虽然是农牧兼营,但以畜牧为主,农业生产相对落后,西藏山南地区的农民传说“二牛抬杠”的耕作方法是文成公主所传去的。正如王建《凉州词》中所言,“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文成公主还带去了吐蕃没有的蔓菁种子。1987年在西藏的白朗县洛江乡重建长美坚寺时发现一件唐瑞兽葡萄镜,^[5]有关专家根据形制和纹饰考证属于唐中、早期的遗物,很有可能就是文成公主带入吐蕃的。金城公主入蕃时,不仅同样带去了丰富的各色嫁妆,还有“杂伎诸从,给龟兹乐”,至刘元鼎入蕃,吐蕃“乐奏秦王破阵曲,又奏凉州、胡、渭、录要杂曲,百伎皆中国人”。^[6]西藏大昭寺中还保存着公主带去的乐器。可见唐朝两公主和亲吐蕃,为唐蕃经济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

二、使臣往来

自贞观八年(634年)吐蕃派使臣到长安以来,到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吐蕃瓦解的213年间,唐蕃之间使臣往来不绝。据不完全统计,双方使臣来往共191次,其中唐使入蕃66次,吐蕃使入唐125次。^[7]据汉、藏史料记载,唐蕃之间使臣的任务有通好、和亲、会盟、报丧、悼祭、朝贺、进贡、请市等。

使臣往来的名目很多,任务虽有不同,可是每次来往都免不了要互赠礼品,这种相互交流不仅促使双方在政治上增进了了解,为最终实现和平共处发挥了积极作用,其在经济文化上起到的交流作用也不可小觑。元稹《西凉伎》写到:“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茸裘。”使臣往来时携带的礼物种类丰富,唐赠给吐蕃的礼品主要是以丝织物为主,有杂彩、丝布、绫、缣等。如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吐蕃遣使请和,唐玄宗“以杂彩二千段赐赞普,五百段赐赞普祖母,四百段赐赞普母,二百段赐可敦,一百五十段赐益达延,一百三十段赐乞力徐,一百段赐尚赞咄及大将军、大首领。皇后也以杂彩一千段赐赞普,七百段赐赞普祖母,五百段赐赞普母,二百段赐可敦。”^[8]开元二十一年正月,李嵩使于吐蕃,送国信物一万匹,杂以五彩。^[9]吐蕃使臣入唐携带的礼物有金银财宝、玉器、方物、各种动物等。如贞观二十年唐军东征返回,松赞干布“遣禄东赞来贺,并献金鹅”。^[10]金城公主在《谢恩赐锦器物表》中说:“伏蒙皇兄所赐信物,并依数奉领,谨献金盃、羚羊、衫缎、青长、毛毡各一,奉表以闻。”

吐蕃使臣到长安后还会购买当地的产品,进行经商活动。唐对于吐蕃人的经商持友好与宽容的态度,正如张鷟的《鸿胪寺中吐蕃使人素知物情幕此处绫锦及弓箭等物请市未知可否》所言:“听其市取,实可威于远夷,任以私收,不足损于中国。宜其顺性,勿阻。”

岑参《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郎》诗云:“花门将军善胡歌,吐河蕃王能汉语。”使臣们频繁往来于唐蕃古道上,不能避免语言文字上的交流学习。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后就派人到唐学习语言文字与儒学。唐蕃两国都有精通双方语言的人为两国交流提供方便,如吐蕃使臣仲琮“少游太学,颇知书”。^[11]赤德祖赞时期有一个法成的译师,他通晓汉、藏、梵三种文字,后来到沙州一带,从事讲经、译经活动,将一些汉文经典、故事译成藏文,还把一些藏文经典译成汉文。在敦煌古藏文残卷中发现有一份《尚书》、《周易》的几章藏文译本,数节《战国策》故事译文。^[12]《全唐诗》中还收有《景龙四年正月五日移仗蓬莱宫,御大明殿,会吐蕃骑马之戏,因重为柏梁体联句》,参加联句的除了帝王、皇后、公主及诸大臣外,吐蕃使臣名悉腊也参加,并作结句云:“玉酿由来献寿觞”,作为一位吐蕃的使臣能参与诗文创作,实属难能可贵。长庆唐蕃甥舅会盟碑的汉藏对照碑文对译十分精确,充分体现了汉藏两族文人的密切合作,也反映出汉藏两族一些文人对汉藏语文之精通。

应该指出的是唐蕃在经济上具有互补性,但唐蕃之间的官方经济交流是十分有限的,即使还开展过规模有限的绢马交易与茶马互市,但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吐蕃向唐的河陇地区甚至关中地区的进攻,带有向农业地区经济掠夺,以补充游牧经济不足的性质。

唐蕃之间官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为缓和唐蕃之间的关系,并最终使得唐蕃之间通过会盟的形式走向和平起到了积极作用。唐蕃之间在经济上相互依赖,文化上相互融合,在官方的带动下,唐蕃之间的民间交往也不断,共同建造起汉藏两族人民的源远流长的友谊之桥。

注释:

- [1] [10] 旧唐书·吐蕃传[M].
- [2] 陈国光.青海藏族史[M].青海民族出版社,1997:97.
- [3] 蔡景峰.对吐蕃时期医学若干重大问题的探讨[A].藏学研究论丛[C].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89-109.
- [4] 张天锁.吐蕃社会科技述评[A].藏学研究论丛[C].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89-109.
- [5] 朱建中.西藏白朗发现一件瑞兽葡萄镜[J].文物,1992(12).
- [6] [11] 新唐书·吐蕃传[M].
- [7] 西藏地方史料选辑[M].三联书店,1983:7.
- [8] 册府·外臣部通好[M].卷980.
- [9] 册府·奉使部称旨[M].卷653.
- [12] 田继周.少数民族与中华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398-399.

作者单位:青海民族学院旅游系。

(责任编辑 依孜)